

人工智能时代研究生英语课程的教师角色构建

罗 谚, 符志松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海南三亚

【摘要】人工智能时代研究生英语教学模式要实现教师与学生角色的翻转, 需要完成四个方面的重塑, 即翻转课程的开发者与创新者、学习过程的引导者与推动者、教育主体的协调者与合作者、AI 外语教学的学习者与研究者。研究生阶段学生的学习能力应较本科生有更多自主自觉性。教师的作用已经由“教”转变为“导”, 学生成为学习过程的真正主人。而要实现这一目标, 教师需要更新教学理念、提升技术知识水平和应用能力, 建立新型师生关系。

【关键词】研究生英语; 翻转课堂; 教师角色

【基金项目】2023 年度海南省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需求导向下全日制专业硕士研究生英语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编号: Hnjg2023-105)

【收稿日期】2025 年 8 月 23 日

【出刊日期】2025 年 9 月 18 日

【DOI】10.12208/j.sdr.20250227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ers' roles in PG English courses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Yan Luo, Zhisong Fu

Hainan Tropical Ocean University, Sanya, Hainan

【Abstract】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role reversal between English teachers and postgraduate students requires teachers to reshape in four aspects: being developers and innovators of flipped courses, guides and promoters of learning processes, coordinators and collaborators of educational subjects, and learners and researchers of AI-aided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Postgraduate students should demonstrate greater autonomy and self-awareness in learning compared to undergraduates. The role of teachers has shifted from "teaching" to "guiding," with students becoming the true masters of the learning process. To achieve this goal, teachers need to update their teaching philosophy, enhance their technical knowledge and application abilities, and establish new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s.

【Keywords】Postgraduate English class; Flipped classroom; Teachers' roles

1 引言

谈及教师角色,“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可谓深入人心。原句出自唐代文学家韩愈所作《师说》一文,意为老师是可倚靠之人,以此传授道理、教授学业、答疑解惑。据考证,教师这一说法最早出现在《学记》中:“教师者所以学为君也。”其时能为“师”者与军队有密切关系。西周建立初期开设的习武所中,由高级军官教授射箭、驾驭等基本军事技能,而后才扩大到文化学习,而学习者也基本为贵族子弟。随着社会和文化的持续发展,任教文官越来越多,学习者身份也不断扩大,教师才慢慢开始成为一种职业。现代中国社会对于教师角色较为

统一的共识被归结为“教书、育人”两条交叉并行主线。此理念既为公众广泛认同,也为教育从业者所普遍追随。在中国社会中,它已经成为悠久历史进程所确立、由教师的特殊社会地位和职业情感所决定、符合社会对教育从业者期望的一种基本行为模式。

2 人工智能时代推动课堂翻转

翻转课堂(“Flipped Classroom”或“Inverted Classroom”)对于许多教育从业者来说并不陌生。据信这一概念的提出最早是在 2000 年,由拉赫等执教的“经济学导论”课程中要求学生课前自主学习授课内容,课堂上则通过教师指导、同伴互助来完

成原来传统教学环节中布置的课后作业, 这被认为是“翻转的”课堂的雏形^[1]。2007年, 美国林地公园高中的伯格曼和萨姆斯在化学课教学中为了帮助缺勤的学生补上学习进度, 让学生通过网络下载提供预先录制的教学视频进行自学。此举出乎意料的受到了其他学生的欢迎, 在实现个性化教学、促进师生关系、强化学习动机和学习效果方面显现出非常积极的效果。于是这种模式作为一种新的教学辅助手段开始获得周边地区学校的关注并开始小范围的推广实施。与此同时, 得益于以麻省理工学院的开放课件项目为始的开放教育资源(OER)运动的发展, 以及可汗学院教学微视频等网络平台提供的大量免费优质教学资源, 翻转教学得到了海量的资源支持和模式借鉴, 促进了翻转式教学的快速推广和发展研究。从CNKI学术趋势检索可知, 国内的翻转课堂研究始于2012年张金磊^[2]等对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研究。2014年后相关研究讨论迅速攀升成为一个研究热点, 而英语翻转课堂的研究也呈现出相同的上升曲线。现阶段对于翻转课堂的理解逐渐明确为翻转学习, 强调的是习得过程的有效性, 是一种“使用技术手段异步传授知识, 解放课堂时间, 以开展以学生为中心的个性化学习活动”^[3]。人工智能的概念早在20世纪中叶便已提出, 但直到近年来计算机算力算法取得巨大进步后才进入快速发展期, 尤其在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等领域取得突飞猛进。基于AI的语言翻译已经实现通过眼镜, 耳机, 服务窗口屏幕等硬件内嵌技术和手机输入法、手机APP等软件应用环境下参与甚至是接管“翻译—交流”过程。课堂英语语言教学也应顺应时势做出改变。国内研究生英语课程教学据观察仍带有传统教学的特点, 在人工智能时代, 实现教师角色的转换, 将语言习得的教与学过程翻转, 可谓势在必行。

3 翻转课堂的本质

传统的教学过程通常包括两个阶段: 知识传授和知识内化^[4]。传统的知识传授主要通过教师在课堂中的讲解来完成, 一直以来也被认为是一种高效、可控的教学形式; 知识内化则需要老师布置学生在课后通过口头、书面、实际操作或实践等课程作业来完成, 因此内化的效果和评议通常需要另辟时间, 在总结成果与问题后在其他课堂时间再行评议。在翻转课堂上, 这种形式受到了“颠倒”或“反转”。

教师将实际讲授过程微缩成小而精的知识点进行视频录制, 或者提供现有的精品教学资源, 然后学生在课前通过下载相关教学资料进行观看和练习, 由此先期完成基础知识、重点知识的传授。知识内化则是通过预先布置的问题引发思考、作答、操作甚至是协作。课堂上教师根据数据反馈对发现的学生个性或共性问题进行答疑解惑, 并进一步提供针对性操练来推动知识的内化与强化, 更加注重了交互^[5]。从时间线上观察, 这种模式似乎是将传统环节都进行了前移, 但实际在教与学的实质上实现了主体翻转。

4 翻转的教师角色定位与转变

传统课堂中一直以“教师中心论”为基本主导思想, 据信源自德国赫尔巴特的形式教学阶段理论。苏联教育学家凯洛夫又将这种教师主导的过程总结为复习、引入、讲解、总结和练习五步法。这种教学模式在全国各地普遍存在。翻转课堂兴起后, 对教师角色的认知又出现新的讨论, 如教师是教学材料收集者和制作者, 课堂学习组织者和引导者、翻转学习的督促者和监管者、教学目标的评测者等^[6]。

从现代教育理念的立场来评价, 现在普遍认同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过程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学习个体的个性与自由, 把学生放在可塑、受动的被教育地位, 强调的是教师对学生知识的传承和观念的引导与塑造, 忽视了学生自身的主观能动性。翻转课堂教学的首要任务在于师生角色的重新定位^[7]。翻转教学理念则强调发挥学生的主体性, 这意味着人工智能时代教育者基于教育技术, 在教学观上必须建构“以学为本”, 而不是“以教为本”的理念; 在学生观上建构“以生为本”, 而不是“以师为本”的理念。仅就教学而言, 翻转教学模式下的英语研究生课程教师角色应实现以下转变。

4.1 翻转课程的开发者与创新者

翻转课堂的一大特征就是知识传授前置, 将原本课堂讲授的内容通过教学视频等形式让学生完成学习任务, 为课堂活动储备必要知识。这就需要教师以资源开发者的角色完成分析教材、创作脚本、录制微课、维护更新等基本流程, 其中涉及到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对于传统教师来说无异于一场革命性重塑。而经过近年来的网课建设, 实际上大部分课程的教学内容都已经经历过信息化开发并实现了各

个教学平台上的线上运作。研究生英语课程教材虽没有本科教材那么丰富,但也不断推陈出新,教育管理者也赋予任课教师在教材选用、教法模式、考核形式等方面以较大自由。对于研究生英语任课教师而言,根据本校学生学习特点和学业实际,以创新者的角色对现有课程资源进行整合再造,恐怕是对于新时代教师一个新的基本要求。

4.2 学习过程的引导者与推动者

传统教学模式中,教学设计主要围绕课堂活动开展。翻转课堂模式中,课前内容的设计与展开获得了更为重要的地位,如何能和课堂教学高效对接是非常重要的。翻转设计一旦定型,教师的主要职能就应由“教”实现向“导”的转变。陈庆华(2004)^[8]认为,这种“导”表现在学习目标的“引导”,学习策略的“指导”,教学情境的“诱导”、知识信息的“辅导”和人格品质的“教导”。翻转教学对于教师和学生都是新挑战,对于学生,尤其是元认知能力较差的学生而言,引导学生更新观念,从“要我学”转变成“我要学”,“我能学”,“我善学”,对于教师而言是更大更重要的挑战。翻转模式下教师的主要任务和目的已经不是传授基础知识,而是在于把控学生对知识的学习任务落实和知识掌握程度上,并通过针对性的后续操练完成知识的内化。因此,基于可监控的,并与学业考核相通的系统学习过程,并在整个学习过程中不断高效推动学生去完成课前任务、课堂实践、课后测试等教学环节是翻转教学教师一个鲜明的特征。

4.3 教育主体的协调者与合作者

传统教学模式中,学生、家长和学校都认为教师是教学的组织者和主导者,教师的教学方法、教学组织、个人魅力乃至情绪波动都能对学生的学习效益产生巨大影响,体现出一种“专业个人绝对主义”。这种认知的明显弊端就是学生习惯和依赖于教师的教学安排,以至于学生在升入大学之后,面对突如其来的学习自主显得不知所措,往往由于自律性的缺失和学习内容、学习目标、学业定位、职业规划等方面的模糊和困惑,在机械性地上课下课间虚度大学时光,反过来产生“大学无用论”的感觉。翻转教学模式中,学习者自主被提高到了头等重要的地位,整个教学设计都是围绕如何帮助学生“学”,学生变成了学习的主体。这种学习模式依赖学习者

自律,强调合作,通过课前学习知识点,课上充分的讨论和操练和课后的巩固强化来完成学习过程。这一转变对于学生、家长、教师和教学管理人员都是一个巨大的观念冲击和重塑,在执行初期也往往由于教师设计的不系统和执行的不彻底,往往给外界造成教师偷懒,教学只不过是看看视频的印象。教师除了通过教学设计和实施完成对学生的观念改造和行为推动之外,还有必要向家长解释新的教学理念、行为意图。教师不再是独立个体,也需要争取同事的协同,学校管理部门理解和支持。翻转课堂教师只有通过与学生、家长、同事和管理部门各方彼此间协同合作才能创造更完整和协调的教育环境,取得翻转教育的最终成功。

4.4 AI 外语教学的学习者与研究者

教育不仅要跟上时代的发展,更要面向未来。人工智能应用时代,知识内容和教育技术一直在快速更新,对于教师这一职业而言,终身学习尤其具有现实性和必要性。教师首先是相关课程内容的学习者。网络课程建设热潮延续至今,基本的主干课程其实都已经由各级有丰富经验的教育工作者开发完毕并投入使用。相同或相近课程的任课教师完全可以从网络教育平台或者是诸如哔哩哔哩这类兼具娱乐和教育资源的商业网站中获得海量教学资源 and 汲取教学灵感,更好地服务实际教学。此外,教师还是文献和教程学习中实用教学方法的学习者。无论是运用基于问题的学习方法,或者基于项目的学习方法,或者基于产出的教育方法,采用提问式教学还是讨论式教学,都可以从学习中获得理论支撑和实践参考。翻转课堂教师还应该是现代信息技术尤其是不断更新发展的 AI 辅助语言学习技术的学习者,最基本的要求是能够熟悉各翻译工具和平台技术的优劣,指导学生合理应用翻译工具以提高学习效率,能根据自我知识对 AI 作品进行甄别修正而不是来者不拒,良莠不分。教师还应学会如何利用现有网络课程资源,依托智慧树等教育平台将其与所教课程教学设计结合起来,针对学生实际学习特点和学业水平,自行建设校本化的网络课程。这就需要教师学会基本的拍摄技术和剪辑技术,既当导演又当演员。学无止境用在教师这一行业实在恰如其分。

而在这个学习过程中,教师实际上也成为了一

名学术研究者。他需要通过研究学生、研究教材、研究教学理论与实践等方面对自己的教育教学不断总结、反思、改进,以达成自己的教育目标,形成个人的独特教育实践。这种研究成果结合本校本地学情实际,可以通过文献出版和同行交流等方式加以推广,对该领域的教研工作也是反哺和推动。

5 结语

教师个体在思想和行为方面对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以及怎样扮演这些角色,需要经历一段时间的磨合和反复实践才会有清晰的认识和把握,并有意识去实现这种角色的转变。制约这一角色成功转换的因素首先来自教师本身。“师道尊严”这一传统观念在现实教学中,往往突出表现为以权威者而不是学习者和合作者而自居,习惯甚至满足于学生的唯唯诺诺,对新事物缺乏热情、耐心,害怕新资源会对自身权威造成挑战。因此,翻转课程模式要取得实质效果,教师首先需要更新教学理念,用现代教育理念指导教学实践,通过提高教育理论水平、教育科研能力和 AI 技术应用能力来实现跨学科的知识结构,树立正确的学生观、课程观和教学观。研究生英语教育阶段,教师需要建立和适应新的师生关系:传统意义上的教与学将逐步让位于师生“学习共同体”,最终目的不是教,而是导,让学生成为学习过程的真正主人。

参考文献

- [1] 王长江,胡卫平,李卫东. “翻转的”课堂:技术促进的教学[J].电化教育研究,2013(8):73-79,97.
- [2] 张金磊,王颖,张宝辉.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研究[J]. 远程教育杂志,2012,30(04): 46-51.
- [3] 戴朝晖. MOOC 热点研究问题探析—全国首届 MOOC 代高等外语教学学术研讨会启示[J].外语电化教学,2015(1):73-78.
- [4] 梁怡,王庆生. MTA 教学中的翻转课堂模式研究[J].教育教学论坛,2015(24): 162-164.
- [5] 雷伍峰. 英语翻转课堂中教师角色再定位[J].安顺学院学报 2015,17(6):66-67.
- [6] 朱宏洁,朱 赟. 翻转课堂及其有效实施策略刍议[J].电化教育研究.2013,34(08): 79-83.
- [7] 卢强,翻转课堂的冷思考:实证与反思[J]. 电化教育研究.2013,34(08): 91-97.
- [8] 陈庆华. 网络时代教师角色内涵的新思考[J].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4(04): 98-100.

版权声明: ©2025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